

中國新文學史初稿

劉綏松著



## 內容 說 明

本書敘述从五四運動到一九四九年第一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止三十年間中國新文學發展的歷史。書中論述革命文學的戰鬥業績和成長過程，和文藝思想與理論鬥爭，評介了主要的作家與作品，並且把文學事業上所反映的階級鬥爭的發展，作了一些描寫。但中國新文學史上的有些問題，例如左聯時期的創作方法上的問題，抗日戰爭前夕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中兩個口號的問題，還有待於做出歷史的結論，本書的論述，還只是依據某些個別意見而寫定的，只能供讀者的參考。

中國新文學史的研究工作，目前還在開創時期，本書出版的目的，和我社同時出版的葉丁易的“現代中國文學史略”，張畢來的“新文學史綱”一樣，只是為文學青年提供一些新文學的智識，為進一步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些研究的方法和資料。

## 上卷目次

### 緒論

一 目的和任務 ..... 一

二 幾個基本觀念 ..... 六

三 分期 ..... 一

### 第一編 五四運動時期的文學（一九一七——一九二二）

第一章 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運動 ..... 一

一 新文化運動產生的歷史條件和社會基礎 ..... 元

二 統一戰線和領導思想 ..... 元

### 第二章 『文學革命』與『文學改良』

一 文學革命的主要內容 ..... 三

二 文學改良主義者的主張 ..... 四

三 與封建復古主義者的鬥爭 ..... 四

### 第三章 文學革命的實績——魯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早期的創作

第四章 倡導時期的詩歌與戲劇

六

一 詩歌

二 戲劇

三 散文

第二編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文學（一九二二——一九二七）

七八

第一章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的國內形勢與文學概況

八三

一 党成立後的國內形勢

八三

二 本時期新文學運動的特點

八五

三 本時期的文學團體

八六

第二章 在戰鬥中前進的魯迅

八七

一 戰鬥的特色和歷程

八八

二 戰鬥的武器之一——雜文

八九

三 戰鬥的武器之二——小說

一〇〇

四 戰鬥的武器之三——散文詩、散文

一〇九

第三章 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的文學主張與『革命文學』的提出

一一〇

一 文學研究會的主張

一一一

二 創造社的主張

一一二

三 『革命文學』的提出

一一三

一一四

一 詩歌	一四六
二 小說	一六六
<b>第五章 本時期的戲劇与散文</b>	
一 戲劇	一八一
二 散文	一九〇
<b>第三編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文學（一九二七——一九三七）</b>	
<b>第一章 在白色恐怖下向前邁進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b>	一九一
一 政治形勢与文學發展概況	一九一
二 左聯成立前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	一九七
三 左聯的成立和理論綱領	二〇三
四 創作方法問題	二〇七
五 關於大众化的討論	二一三
六 文藝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	二一九
<b>第二章 思想戰線上的對敵鬥爭</b>	
一 与『新月派』的鬥爭	二三〇
二 与所謂『民族主義文學』的鬥爭	二三九
三 与『第三種人』的鬥爭	二四八

### 第三章 党給魯迅以力量

二五六

- 一 向科學的共產主義躍進 ..... 二五六
- 二 後期作品中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精神 ..... 二六六
- 三 永恆的光輝 ..... 二七八

### 第四章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

二八五

- 一 瞿秋白（一九〇〇——一九三五） ..... 二八五
- 二 柔石（一九〇一——一九三一） ..... 二九一
- 三 胡也頻（一九〇四——一九三一） ..... 二九六
- 四 殷夫（一九〇九——一九三一） ..... 三〇〇

### 第五章 老根據地的文藝運動

三〇六

- 一 文學與工農兵的第一次結合 ..... 三〇六
- 二 老解放區的戲劇運動 ..... 三一〇
- 三 老解放區的歌謡 ..... 三三三

### 第六章 本時期的詩歌

三九

- 一 兩股逆流——『新月派』和『現代派』的詩 ..... 三九
- 二 为生活和戰鬥而歌 ..... 三一

### 第七章 本時期的小說

三四六

一 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 ······

二 对于现实的暴露和批判 ······

## 第八章 本时期的戏剧

一 戏剧运动概况 ······

二 作家和作品 ······

## 第九章 本时期的报告文学与散文

一 报告文学 ······

二 散文 ······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 緒論

## 一 目的和任務

在階級社會的任何時代裏被寫下來的歷史書籍，都是一定階級給予過去時代的社會制度、社會生活和社會思想的一種敘述、解釋和總結，裏面強烈地貫串着這一階級對待問題和處理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具現着這一階級在這一時代的特定的、具體的歷史要求：維護什麼和反對什麼。毫無問題，在任何時代被寫下來的歷史書籍都是階級鬥爭的產物，都是為某一階級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服務的。

在過去的時代裏，我國也會有過一些公正的、有才能的歷史學家，他們所敘述、解釋和總結出來的歷史事實比較地接近於歷史真實；但從我們現在所有的大部分歷史記載說來，我們過去任何時代的歷史是很少得到公允合理的看待和處理的。統治階級及其御用的歷史學家們曾經使用多種多樣的手段和方法來竄改與歪曲歷史的真實面貌，以求符合於本階級的強暴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在過去，由統治階級及其御用的歷史學家們所寫下來的歷史書籍是大大地違背了歷史的真實，違背了

歷史發展的規律和道路的。

这种情形，在關於文学史的寫作方面，也是毫無例外地存在过的。

舊中國的統治者們是充分地懂得文藝的武器作用的。他們不徒橫暴地、長期地掠奪過廣大勞動人民的物質財富，而且也橫暴地、長期地掠奪過廣大勞動人民的精神財富。他們長期地佔有文學藝術，同時也長期地歪曲和竄改過中國文學藝術歷史的真實情況，抹殺了廣大勞動人民在文学藝術方面的光輝的創造和成就；而且，更其重要的，抹殺了廣大勞動人民運用文藝武器與統治階級進行堅決鬥爭的歷史事實。

舊中國的反動文人們就曾經這樣卑鄙險毒地歪曲過中國新文学運動的真實的歷史。他們有的把从五四時期開始的新文学運動說成是明朝『公安派』和『竟陵派』的繼承和發展，企圖把我們的从古典現實主義文学中創造性地發展出來的、具有着社会主义現實主義的因素而且繼續地沿着這個方向猛勇前進的革命的新文学，与封建時代的文人學士們的『風雅』、『性靈』等腐朽思想混為一談；

(二)有的把新文学運動僅僅地說成是文字工具上和形式上的一種改良或革新運動，而一筆抹殺新文学運動的歷史社會意義和新文学在中國革命史上所起的偉大的戰鬥作用。(三)他們這樣做法，除了說明他們對於文学歷史的完全無知而外，只有一個目的和用意，那就是：塗抹和改竄中國新文学歷史的真實面貌，以求符合於舊中國統治者的利益——為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服務。

但是在目前，我們已經不徒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运用科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來從事於中國新文学運動歷史的研究和探討的工作了。由於中國共產党和毛澤東主席的正確領導，中國

革命獲得了偉大的勝利，廣大的勞動人民，也就是文學藝術的真正的創造者，已經成了我們國家的主人。我們在政治和經濟上推翻了舊的反動的統治力量，因而在思想認識上也就必然地逐漸擺脫了舊的影响，能够运用科学的馬克思列寧主义來作为我們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有力武器了。特別應該指出的是，一九四二年毛澤東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会上的講話的發表，使得我們整理和研究新文學歷史的工作有了極其明確的理論指導。而在一九五三年九月間召開的全國文學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關於『歷史評價』問題的討論和總結，更使得我們從事中國新文學歷史研究工作的人們得到了許多非常有益的重要啓示。

我們的新文學史必須達到这样一个目的：廓清一切蒙蔽文學歷史真实的謬論邪說，闡明文學歷史的發展規律，使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產生、發展和它在中國革命運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這些真實的歷史事實，能够毫不走樣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

因此，它必須担负起如下的幾個任務。

第一，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是受了俄國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在共產主义思想的啓示和領導之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一種嶄新的、革命的文学運動。从其開始的時候（五四時期）起，它就是徹底地反帝、反封建的。而到了後來（左聯時期），則是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之下，在共產主義者魯迅的指導之下，公開地宣稱『我們的藝術是反封建階級的、反資產階級的，又反對「失掉社會地位」的小資產階級的傾向，我們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無產階級藝術的產生』〔二〕的。魯迅說：『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今天和明天之交發生，在誣讟和迫害之中滋長，終於在最黑暗里，用我們的

同志的鮮血寫了第一篇文章」。(四)由此可見，中國新文學運動是在舊中國反動統治者的血腥的迫害之下，經過了許多先驅者的英勇鬥爭和犧牲，才能够成長和壯大起來的。这种艱鉅的鬥爭一直繼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新文學運動的歷史，在這以前，一直是與反動統治者進行堅決鬥爭的歷史。因此，敘述「五四」以來許多先驅者們使用文藝武器——有時候是呈獻血和生命——與統治階級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的實況，便成了我們新文學史所必須擔負的首要的任務。

第二，與敘述先驅者們英勇鬥爭的史實的同時，我們還要總結新文學運動各个歷史時期的戰鬥經驗，指出新文學運動三十多年來所走過的道路，明確今後文學發展的方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向，更堅決地實踐毛澤東主席所指示給我們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思想。三十多年來的新文學運動，不是沒有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就可以『一帆風順』地發展和旺盛起來的。這種劇烈的鬥爭，有時是朝向各種反動的和唯心的文藝思想，是一種敵對的鬥爭。例如五四時期對於封建復古主義者的鬥爭，左聯時期對於『民族主義文學』、『新月派』和『第三種人』的鬥爭，抗日戰爭後期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對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批判和鬥爭，……等等都是。但在革命文學的內部也不是沒有鬥爭的，這些鬥爭有時候是必要的，但有些時則不免夾雜了些宗派主義和門戶的私見，成為不必要的浪費，造成了新文學運動在某些時期的毫無必要的損失。這種情形，在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論爭，創造社和魯迅的論爭，以及左聯成立前創造社和太陽社對於茅盾、魯迅的攻擊中，可以完全地看得出來。把各個歷史時期的戰鬥史實和經驗，加以正確的敘述和總結，就可以使在新的現實和新的任務下朝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向繼續前進的我們的新文學取得更多的丰富經驗，得到更

康健、更迅速的進步和發展。這便是我們的新文學史所應該担负的第二個任務。

第三，恩格斯曾經這樣說過：『作為分工的一個特殊領域，每個時代的哲學，都有着特定的思想材料作為前提，而這個材料是它從它的前驅者繼承下來的，而且它就是從這出發的』。恩格斯的這段話，在『作為分工的一個特殊領域』的文學說來，也是完全適用的。一種文學思潮的產生和發展，某些文學作品的出現和繁榮，除了它『是一種經濟發展的結果』而外，它又是『在既定的領域本身所規定的條件範圍內才顯現出來的』。<sup>(五)</sup>這就是說：文學的歷史有它的領域本身的傳承關係，有它本身所特有的發展的規律。是我們研究文學歷史所絕對不應該忽視的。在前面已經提到，具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因素的五四時期的新文學是从我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中創造性地發展出來的；而後來各個歷史時期的日益蓬勃地進展的革命的文學作品和文學理論，則又是在它過去已有的基礎上，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而一天比一天地趨於成熟和日臻完整的。沒有問題，我國今天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正是從理論上和創作上承繼和接受了我國過去——特別是近三十多年來——的優良的文學傳統，而且是創造性地發展和發揚了它的。因此，擺在新文學史面前的第三個任務，就不能不是全面地、深入地考察和研究各個歷史時期的重要作家和作品，指出其優點和缺點，說明他們之間的繼承的和互相影響的關係。而這樣，也就是使我們今天日益發揚和上升的文學能够得到十分有益的借鑑與滋養，幫助今天的作家創作出更多更優秀的作品來。

以上是研究新文學史的目的和任務。

## 二 幾個基本觀念

為了使正在開始的新文學史的研究工作能够達到預期效果，能够完成它所應該完成的任务，有幾個重要的基本觀念是我們在敘述新文學運動歷史以前所必須明確的。

首先，必須弄清楚这样一个問題：怎样的文学才是我們所說的新文学？它在思想內容上和藝術形式上具有着那些和舊文学基本不同的地方？它的最本質的主要特徵是什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問題，我們非得首先解决它不可。

形式主义者們是从这些方面來理解这个問題的：他們把問題的重點放在文学的工具和形式方面，以為凡是用白話文（或叫做語体文）寫作出來的作品就是新文学，而用文言文（或叫做古文）寫出來的东西則是舊文学。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右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是这样簡單而表面地來看待新文学的。他們因为从中國資產階級的先天裏所帶來的軟弱和妥協的根性，使他們不肯、也不敢觸及作為意识形态的文学的實質，於是只好把表現工具的差異当成是區別新、舊文学的唯一標準，而完全忽略了（其实是有意掩蓋）更重要的一面——工具所表現的文学的思想內容。自然，我們也不否認表現工具是很重要的，从五四時期起白話文的普遍流行，也應該是新文学運動的重要收穫之一。但是，我們不要忘了：在文学作品中更重要的是文字这个工具所表達出來的作家的思想、情感和他對於現實生活的認識，也就是作品的思想內容；而作为表現工具的語言文字則是嚴

格地服从着作品內容的支配和要求的。形式主义者們的这一看法，無疑地是一種捨本逐末的錯誤看法，不會把我們對於新文學的理解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來的。

除了以表現工具的不同來區別文学的新、舊這一錯誤的觀念外，形式主义者們還單純地从文学的表現形式上來區分文学的新、舊。他們以為利用新形式（他們指的是从西歐搬運來的形式）來寫作的就是新文学，而利用中國的舊有形式來寫作的則是舊文学。他們所看到的僅僅是那單純的、脫離了思想內容的藝術形式，而且还以为文学上的『推陳出新』，也僅僅是一種新的藝術形式來代替舊的過時了的藝術形式，而新、舊藝術形式之間是並無任何繼承和發展的關係的。他們的錯誤表現 在以下兩點上：第一，他們不懂得文学的內容與形式的有機的統一的關係，而且這個統一的決定因 素是內容——內容決定形式。他們妄想把文学的內容與形式機械地割裂開來，而且把形式的重要性 凌駕在思想內容上面。這正好說明了他們，形式主义者們，對於文学藝術的知識是如何地貧乏，如何地淺薄。第二，把從西歐資產階級國家硬搬過來的文学形式，當成是我國新文学的唯一形式，而不 管我國文学的特殊傳統，不管我國人民對這種外來的形式是否喜聞樂見，這正反映了一般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盲目崇拜西洋的可恥的殖民地心理；同時也說明了他們不懂得新的文学形式正是從舊的形 式中發展出來的。魯迅說：『舊形式是採取，必有所刪除，既有刪除，必有所增益，這結果是新形式的出現，也就是變革。』<sup>(1)</sup>正好為我們闡明了文学的新舊形式之間的科學的辯証的關係。這個道理，也正是形式主义者們所完全不能瞭解的。

我們對於新文学的理解與以上所提到的荒謬看法是絲毫沒有共同之處的。我們知道：『文学是

社會的階級和集團的意識形态——情感、意見、企圖和希望——的形象的表現」，而它又是『這種或那種思想的宣傳的最普遍和有效的手段』；（七）文學的形式是經常地決定於文學的內容的。因此，新、舊文學的劃分決不能單純地以作家所運用的表現工具和藝術形式為標準，而是應該以那作為文學的決定性的东西——思想內容——為劃分的標準的。當然，新的思想內容，是不可能不要求新的表現形式的。

『五四』以後的新文學與過去時代的文學究竟有着什麼本質上的不同之點呢？我們引用郭沫若的一段話來回答這個問題：『「五四」以後的新文藝已經不是過時的舊民主主義的文藝，而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的文藝。這就是「五四」以來的新文藝的新地方。這就是「五四」以來的新文藝和以前的文藝在性質上的區別。』（八）

這一段話已經很清楚地指出新文學的本質上的特點了。因為在五四時期開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和激盪之下發生的，它『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一部份』。而從五四時期開始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則从来就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份，以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姿態出現在中國革命思想戰線的最前哨上的。這是一個方面。另外，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既然為無產階級所領導，屬於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份，則『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由於其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緣故，就都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並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決定性的因素』。（九）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的有力的一翼，因此，它也就不可能不在思想內容上具有着社會主義的因素，而在創作方法上則也是不可能不沿着社

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向前進的。

總起來說，我們所說的新文學，實質上就是指的那種符合於中國人民的革命利益、反帝反封建、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而且是隨着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不斷地沿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向前進的文學。

緊接着新、舊文學劃分標準而來的，便是我們新文學史上的『敵、我』界限的劃分問題。我們必須在文學史的研究工作中，劃清敵、我。但這一問題，已經因為上一問題的解決，而比較容易解決了。

關於如何劃清敵、我界限問題，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会上的講話這一輝煌的論著中已經很明確地指示給我們了：『誠然，為着剝削者壓迫者的文藝是有的。文藝是為地主階級的，這是封建主義的文藝。中國封建時代統治階級的文學藝術，就是這種東西。直到今天，這種文藝在中國還有頗大的勢力。文藝是為資產階級的，這是資產階級的文藝。像魯迅所批評的梁實秋一類人，他們雖然在口头上提出什麼文藝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在實際上是主張資產階級的文藝，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的。文藝是為帝國主義者的，周作人、張資平這批人就是這樣，這叫做漢奸文藝。在我們，文藝不是為上述種種人，而是為人民的。我們會說，現階段的中國新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東西，不可能屬於人民大眾。新文化中的新文學新藝術，自然也是這樣。』

在新文學史的研究工作中，我們就是遵照着毛主席的這一英明割切的指示來劃分敵、我界限